

老乡诗选



● (1978—1988)



老乡诗选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2

目 录

●诗人的孤独与困惑 ——《老乡诗选》序	高戈	1
野 风		
●西山月下		23
●自然界的路		24
●我的三部曲（组诗）		26
启示		
1 —— 我的位置		
2 —— 我的历史		
3 —— 我的生活		
结论		
●无题		31
●野诗		32
●初春的遭遇		34
●戒酒		36
●晴空的标志		37
●西照		38
●彩虹之后		39
●骚动		40
●青峰		42
●脊晴		44

●等待晚景	46
●空林	47
●晚路	48
●山高水远	49
●心的外逃	50
●走出名山	51
●出格	52
●辞别	53
●小院雪人	54
●望星空	55
●荒原泪	56
●近况	57
●消息	58

雪 晴

●冬	61
●祁连山麓的雪	62
●彩色的烟	64
●今天的视力	65
●清晨，我拉起昨夜撒的黑网	66
●古老的卒	68
●狂舞	69
●路的悼念	70
●黑崖	71
●赤壁野餐	72
●夏夜	74
●思虎	75
●一朵游动的荷	77
●兵事	78

●悼网	79
●梦里好	80
●槐香与五官	81
●虎色之恨	82
●线索	83
●仰钩天鱼	84
●败北	85
●画轴	86
●春伤	87
●劝架	88
●跳栏	89
●鹰邻	90
●汛期的趋势	91
●寒江月	92
●天池	93
●误解	94
●错觉	95
●多余之虑	96
●走西口	97
●成套的联想	98
●山人	99
●星穴	100
●体验	101
●射鹿	102
●标本	103
●中秋夜	104
●笑的选择	105
●减肥学说	106
●结局	107

●说路	108
●栖息之湖	109
●色彩的困惑	110
●泼墨山水	111
●追捕	112
●死后一分钟	113
●题在山水空白处	114
●静思	116

远 荒

●遗忘	119
●沙丘	120
●光的声音	121
●世界，鲜嫩的形象	122
●长城，屹立在北国的形象	124
●放牧九色鹿的地方	126
●山和水的轮廓	128
●飞天的吻	129
●白驼·雪豹	130
●开在天都峰上的玩笑	131
●冬雪	134
●试牧	135
●雪昼	136
●凝重的山势	137
●羊皮筏子	138
●野生意象的保护	139
●静野	140
●十天了 十个人	141
●渴望	142

●雄性之野	143
●角逐	144
●轨迹	145
●黑山石刻	146
●蓝月	148
●梦的警觉	149
●走进北方	150
●冬日小事	151
●野乳	152

彩 暴

●秋归	155
●驼背上的阳雀和仙鹤	158
●红柳滩	160
●女友的笑意	162
●嘎吱嘎吱的红靴子	164
●不温柔，春风	165
●你呀，你你你	166
●金色的小河	167
●猎爱	168
●彩暴	170
●雪莲	171
●树丧	172
●送晴	173
●失恋湖秋色	174
●老远的轶事	175
●割爱	176
●空桥	177
●断想	178

●天文	179
●在西湖	180
●山茶	181
●苦仁	182
●血祭	183
●鹤洲之晨	184
●你不会疼我	185
●无题	186
●花：雾中晴	187
●转场理由	188
●天池浴	189
●有些时候	190
●效果在山的那边	191
●牧女石	192
●臂文	193
●土墙	194
●净界	195
●晚烟	197
●癫狂	198
●雪屋	199
●西天云野	200
●欲试	201

——献给一位骑士

诗人的孤独与困惑

——《老乡诗选》序

高 戈

诗人老乡曾在1981年元月号《上海文学》上十分自信地宣称：要用诗的重锤去敲响人们心灵的大钟。

然而，相隔数年，却是别一番情境——

鹰也远去
又是空荡荡的
空荡荡的 远天远地

长城上有人独坐
借背后半壁斜阳
磕开一瓶白酒 一饮了事
空瓶空立
想必仍在扼守 诗的残局
.....

（《西照》）

这是一种写照。不论是人的写照，还是诗的写照，总之，苍茫空阔之中全是孤独与困惑。

孤独，常常同时属于两种人——进取者和落伍者。进取者因为进取而孤独；落伍者由于落伍而孤独。进取者为了寻求超越环境、超越自身而困惑，同时又由于超越了环境、超越了自身而困惑；落伍者则由于看不清环境也看不清自身而困惑。因此，进取者由困惑而拼搏；落伍者由困惑而颓唐。

老乡无疑属于前者。他的孤独与困惑是他作为一个对艺术、对人生都有独特追求的诗人心态的自然呈现。简言之，从企图用诗去敲响别人心灵的自信到用诗审视苍茫浩淼的宇宙人生而来的困惑，对于老乡来说，其中经历了一个对诗及诗人价值的探寻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便是诗人独特诗格与人格的确立。

近年之文坛，动辄“浪潮”、“流派”，结果往往是理论过大的覆盖面远远超过了创作有限的承载力。这种理论上的膨胀正暗藏着创作个体的虚弱。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起彼伏的诗歌“浪潮”、“流派”之中，老乡始终只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冷眼旁观者。

将马头琴的三根琴弦
故意扯断一根
弹着两根 自由歌唱
脚走的道路 已经不新
不妨倒立起来试试
关于猩猩的创作倾向

（《狂舞》）

如此看，被誉为诗坛“怪杰”的老乡，是已经怪到家了。

他不愿跟任何人一样，任何人也难以跟他一样。在诗坛由种种动机与需要而构成的诸多“诗歌托拉斯”之中，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个体户”。

能够以“个体”形式存在是诗人的荣耀。一个诗人敢否以个体形式存在，能否以个体形式存在，取决于其对自身生命与诗的自信。对自身生命与诗缺乏自信的人，便只好千方百计地从外界寻求对自己生命与诗的认同，企图在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中寻求安全感。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他的生命与诗一起在各种各样热热闹闹的群体之中完全湮没。

当然，对自身的注重，并非对自身的固守。固守者由于过于看重自己已经作为一个诗人的位置与形象，而常常要对他那真正的自我作种种掩饰和辩解，经过掩饰和辩解之后的“自我”，自然是既封闭而又虚假的，由此而来的便是创造力的枯竭与诗的矫饰。老乡永远不相信一个诗人真会有一个抽象的“人格”，真会有一种一成不变的“诗格”，而相信诗人首先是要有一个永远赤裸的心：

心，正是肚子里
逃出的那颗
红红的
喷薄于雪峰之上
以呈欲望的光明
与磊落
.....

（《心的外逃》）

因此，当他赤条条站在人们面前时，他敢于说：“别捂住眼睛／别从指缝里看我”，因为他相信，人们都应该不断更新自己，而更新则往往要通过破坏来完成。所以，他认为诗人的责任应该一半是建设自己，一半是破坏自己。

老乡是一个自我破坏者。作为一个诗人，他正是通过这种破坏来达到自身人格与诗格的不断更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这种破坏是从诗的表现客体的嬗变、诗的传达方式的嬗变以及诗的抒情主体意识的嬗变等三个层次里进行的。寻其轨迹，在诗的表现客体方面，他从注重社会内容转变为注重自然物象，最后达到对象化的主体自身；在诗的传达方式方面，他从着眼于叙事转变为着眼于思辨，最后达到着眼于主体自身某种情致、某种意识的流动；在伴随着以上转化的同时发生在他这一个诗人身上的则是群体意识的逐渐隐遁与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因此，对老乡多年的创作不可一概而论，不可笼而统之地对他的诗去作这样那样的判断和结论，而且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诗歌现象，它的创作主体先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似乎不是一个，而是多个。

第一个老乡：一个长于叙事的诗人。他十分注重社会生活内容，而又俨然以一代人的身份来说话，他的诗完全可以说成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事实上他确也写出了如《昨天的梦》、

《心石》（《诗刊》）等一大批具有社会震撼力的作品。这些诗大都有几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以及人们普遍关心的主题，再加上他那精巧的构思与别致的剪裁，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其缺憾却正与以往各种叙事诗一样，读后使人更多地想到诗中的事而很少想到事中的

诗。当然，诗并非不可叙事，但是拖着一个沉重的故事并非不是诗的累赘。因此，如何对待故事之中的非诗成份？亦即如何将事净化为诗，却是这第一个老乡当时没有解决也不能解决的难题。

第二个老乡：一个总在思辩的诗人。从对雨后的彩虹作种种奇思冥想到在沙海打捞绿荫开始的这第一个老乡，已经不大尊重所抒写的客观事物的原貌，而只尊重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想象。然而，他的想象却与一般所谓想象不同，确切地说是一种幻象，是对自然的客观实在物的一种奇想发出来的幻象。于是，他便从这一个奇想开始而引起连锁奇想，从而完成一首诗的结构。这种诗的结构秩序与客观实在物本身的秩序之大相径庭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决非处于无序状态，而是被诗人刻意要表达的一个特定理念（社会的或人生的）非常合逻辑地固定在一起。老乡的那些与众不同的奇想曾经为他赢得过盛誉，然而在他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念目标不事“写境”而专事“造境”的创作中，如何处理好生活原型的客观实在性与诗人奇想的主观随意性的关系？如何协调一首诗中事物原貌及意象、理念之间出现的三足鼎立问题？诗人却常常力不从心！

第三个老乡终于如此说——

……那场风雨 还没写尽

但我 再也不愿写了

我的天空刚刚放晴

淋湿的

道路 脚印

男人 女人

还在外面晾着
一个世界晾着一个世界
一代人晾着
一代人的水分

晾着的 还有我的太阳
还有一颗
挂满露珠的良心

(《彩虹之后》)

艺术创造总归逃脱不了社会、自然、人生的内容；然而社会、自然、人生终非艺术，对社会、自然、人生的摹拟乃至思考也非艺术。艺术永远不可能成为解决社会、自然、人生重大问题的灵丹妙药，它只是艺术家面对社会、自然、人生的一次心灵的颤栗。诗是诗人心灵的这种颤栗的对象化。诗作为诗人对社会、自然、人生的某种直觉把握和悟性感应，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的心灵需要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解脱（绝对的自由与解脱是不存在的）。因为，诗的创作主体意识以何种状态出现，决定着一首诗的不同特质。那种从群体意识派生出来的创作主体必然产生“一般化的诗”；而那种纯属自我内省式的个体意识又由于缺乏历史与时代的强度，而使诗变得“小家子气”乃至贫血。

通过群体意识的隐遁与个体生命意识的实现，达到诗的自觉，这是老乡对自身破坏与更新的至关重要的行动，却不是终极目的。因此，他一面如那已成为历史而未被历史录入古墓的野鬼“自己的白骨自己枕着”寻求心灵的自由和解脱；一面又在“读天 读地 读人／读人写的书里／怎样描绘鬼的故事”

（《古老的卒》）。从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诗人——他极力想跳出“天”、“地”、“人”之外，却又专注于“天”、“地”、“人”及其自身。也就是说，他既要从自然、历史、人生的群体状态中挣脱出来，又要与自然、历史、人生进行对话。由此而来的，便将是一个有限的个体生命面对无限的宇宙万物所会发生的一切。孤独与困惑自不待言。

困惑于对自身生命的感知与迷茫。

固然，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大地多了两根筷子／一个瓷碗／一个自食其力的百姓”，但这仅仅是构成人生存的起码条件。然人之所以为人，其不单满足于存在的自在状态，而更常常要使这种存在处于自为状态，这就使人的问题复杂化了。

人生，是一个人人都在探索，却永远琢磨不透的课题。老乡这样理解人生：

远方天低

高个男人应向远方走去……

（《晚路》）

也就是说，人生便是在“天地”之间寻求自身的高度，即一是寻找道路，一是不懈跋涉。路是多种多样的，他却宁肯选择这样一条：

明知长满青苔的小路

已是狡猾的路了

路上仍有滑倒的行色

点点光斑 枚枚金币
扔得林间到处当啷
终也无人捡起 终在诱惑……

(《空林》)

尽管如此，尽管“自知世事漫随流水去／不想又是／山高水远”，却依然“走吧走吧／不计峰险径稀／看我老风吹云／淡了天山”（《山高水远》）。跋涉的结局呢？没有结局，只有“走路走老的行者／正以白发雪草／感受月的／情风”。执著至极，超然至极，“前情后事”皆空，只有纯净如月的感受。感受便是结局，便是一切。什么感受？当然也是如皓月般亘古不变的人生的需求和困扰。

爱是人的本性。因此在那狂奔不羁的西部高原，一个男人无法“安分于一个野花骚动的季节”（《骚动》）；因此酒也不可戒，戒酒只会把男人戒成女人，因为男人的热情便是酒（《戒酒》）；因此人应该敢于爱，敢于“把你带到男人与鬼／喝酒的荒野／让你看一次诡谲的磷火／听我一句大胆的情话……”（《猎爱》）；然而“那朵雪莲”却又“笑在鹰翼之下／冰崖之上”，使你“无法走近／也不能走近……”（《雪莲》）。爱又不能尽如人意，其中酸、甜、苦、辣常常会不期而至，人只好面对现实“只求你把那个很苦的苦字／给我留下／谢谢”（《割爱》）。

那么，恨呢？既然“东风压倒西风也是战争”（《春伤》），那么“角逐”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难以平息的时时崩塌／频频崛起”谁也无可奈何（《角逐》）。然而，他却难以忍受弱肉强食，“不愿感受一条江河的浓缩／以及它在浓缩

时的／全部疼痛”（《鹰邻》）；他怜悯“败北者”，痛心于“误解”；他作为“羡鱼者”却庆幸鱼的漏网，作为伐木者却哀悼树的早丧……

对于自身，他当然希望成功，希望“分泌江河”，期待“夕阳”能够“照我异峰突起”；却又表现出对“名”的不恭，因为“只要成了名山／也就有了雾的领地”，所以当他终于离开名山而去，便会舒心地慨叹一声“天哪！”甘愿作一块“镇河之石”让自身沉没。

矛盾乎？矛盾。真实乎？真实。矛盾是他的感受结果，真实的是他的感受过程。因为人生本身就处在这种种真实的矛盾之中。于是——

……不知我在思考什么
直到暮合烟的烟头
把一身新衣烙成星空

（《无题》）

——似乎什么都不关心，然而无为之中却十分专注。

……我是一株不修边幅的乔木
站在梦野
眼与嘴 已成躯干之痕

（《空林》）

——似乎什么都不等待，然而迷茫之中却又非常虔诚。

这种专注与虔诚是诗人自我生命意识觉醒后，目光内视出现的必然心境，若再向前一步，便会自然进入老庄“无为”甚